

關於戰爭性質的轉變問題

志剛

一 爲什麼提起這個問題來

自從德蘇戰爭爆發以後，到現在已經兩個月有半了。兩個半月來，德蘇戰局的發展，以及環繞着德蘇戰爭的整個國際局勢變化，都切實證明了蘇聯過去和現在對外政策的完全正確。事實證明，如果沒有過去的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和平中立政策和今天的聯合英美打擊法西斯侵略者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政策，蘇聯現在既不能有打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堅強力量，也不會取得目前這樣有利的國際情勢。可是蘇聯爲什麼對世界戰爭採取這種前後完全不同的政策呢？這是因爲德蘇戰爭爆發之後，世界戰爭已由帝國主義互相撕殺的爭霸戰爭轉變爲法西斯侵略陣線與反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戰爭的緣故。和德蘇戰爭的爆發密切關聯的，一直進行着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中國的革命外交政策，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即由聯合蘇聯，爭取英美援助然而却反對與英美聯盟的政策，轉變爲爭取與蘇英美荷結成遠東反法西斯侵略統一戰線的政策了。中國外交政策之所以應該有這種轉變的根本原因，也是由於德蘇戰爭爆發之後，世界戰爭已由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爲侵略與反侵略的兩大營壘的戰爭了，而在德蘇戰爭爆發之前，如果中國採取了同英美聯盟的政策，則不可免地將使中國的反侵略戰爭轉變爲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份。

但是這種事實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很容易地看得出來的，特別是由於一般死硬派反蘇反共頑固份子及其御用文人的歪曲宣傳，就使得人們更難以理解這種戰爭性質轉變的根本關鍵。

中國的死硬派反蘇反共頑固份子，根據着英美帝國主義的指示及其買辦階級的天性，他們根本否定德蘇戰爭爆發之前的世界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因而也就否定了德蘇戰爭的爆發在世界戰爭所引起的變化，同時也否定了德蘇戰前中國與英美聯盟會使中國抗戰變質的可能。

依據着這樣一種觀點，中國的死硬派反蘇反共頑固份子自然也就完全否定了德蘇戰前蘇聯一切革命的外交政策的意義。他們把德蘇互不侵略協定看做是蘇聯破壞和平陣線挑起英德戰爭的陰謀詭計，把蘇聯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和平中立政策，認做是投機取巧的政策而認為蘇聯的收復故土及打擊芬蘭的侵蘇企圖，簡直就是和德義日帝國主義一樣的侵略行爲了。而最後：蘇聯的這次遭受德國法西斯的無端攻擊，在他們看來，自然就完全是『自食其果』。

同樣地根據着這樣一種觀點，中國的死硬派反蘇反共頑固份子不但有意抹殺蘇聯援華的成績和過份誇張英美的援華的行動，而且故意歪曲事實，把蘇聯對日締結中立條約，宣傳爲出賣中國，並禁止報章雜誌刊載蘇聯關於蘇日中之條約的聲明，另一方面則宣傳依賴英美，歡迎英美犧牲中國以調停中日戰事，藉以保全其目前奴隸總管的地位。

然而不管是對於蘇聯對外政策的歪曲污蔑，也不管是對於蘇聯援華政策有意的抹殺和惡意曲解，中國死硬派反蘇反共頑固份子的最後目的都是在於離間中蘇人民的感情，削弱中國人民對蘇聯的信仰，以便將來易於實現其中途妥協出賣抗戰的陰謀。

因此在今天，關於戰爭性質的轉變問題決不單純是一個理論上的爭執問題，而且對於中國抗戰

前途的發展及其革命性質的理解，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

二 兩個世界的存在和三個集團的對立

首先我們先來弄一弄清楚：一九三九年九月間爆發的戰爭爲什麼是帝國主義戰爭？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具體的發展情形來說明。

誰都知道，當着帝國主義還存在着的時候，牠們爲了爭權奪利並由於其發展的不平衡，牠們相互之間的戰爭是不可能避免的。可是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却產生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和舊的日趨後落的資本主義世界相對立，無產階級在列寧史大林及其政黨的領導之下，在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方建立起來一個勃勃有生氣的新世界。這就是說從這時候起，地球上已經開始有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是日趨後落的資本主義舊世界，牠以帝國主義國家爲代表，包括一切除蘇聯以外的國家；另一個是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新世界，這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這也就是說，假如說在十月革命之前世界所有的矛盾是：第一，『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第二，『各個財政集團間及各個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的領土而發生的矛盾』，第三，『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數萬萬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間的矛盾』（史大林）——就是說，三個主要的矛盾；而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就不能不加上一個更重要的矛盾，這就是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但是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仍然嚴重存在，所以戰爭仍然無可避免。

世界局勢的這種根本的變化，曾經嚴重影響之國際政府經濟各方面的發展，同時也嚴重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具體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戰爭始開於一九三一年日本法西斯軍閥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接着就又發生了義大利法西斯蒂的侵略阿比西尼亞，德國法西斯蒂的吞併奧地利和捷克，以及德義的聯合侵略西班牙共和國。最後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軍閥對中國本土的全面進攻。這時『日本辯護自己的侵略行為的藉口是說：在締結九國公約的時候，對待日本是不公平的，沒有讓它割取中國的領土，但英法却佔有最大的殖民地。義大利提出來說：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之後，分配勝利品的時候，對它的待遇是不公平的，所以應該拿英法的勢力範圍來報償它。德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和約吃了很大苦頭，它如今聯合起義大利和日本要求擴大自己在歐洲的領土，收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戰勝國奪去的殖民地』。這樣他們便開始締結了三個國家的侵略集團（史大林）。在此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的戰勝國家本來是曾經建立了一個和平集團的，這就是以凡爾賽和約和九國公約為基礎的英法美集團。

這樣，國際間就形成了三個互相對立的集團：第一個是以蘇聯為領導加上被侵略的弱小民族的社會主義集團，第二個是以德國法西斯蒂為領導以日本為配角的德義日法西斯侵略集團，第三個是以英法美為中心的帝國主義和平集團。三個集團中間，由於兩個世界的基本對立的存在，德義日集團與英法美集團對於社會主義蘇聯是具有共同的利害的，他們時時企圖結成共同的反蘇陣線，但相互之間却又存在着嚴重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蘇聯只有同各個被壓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及各國的工農大眾是完全利害一致的，但在法西斯集團瘋狂侵略之下，牠和英法美的和平集團在一定時期內和某種程度上也存在着共同的利害。

這時，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超過了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矛盾，而在反對法西斯侵略這一點上，

蘇聯、各國人民大眾、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與英法美帝國主義集團客觀上具有了共同的利害，他們是應該而且可能共同結成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也就是根據着這種認識，蘇聯才積極出頭倡導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集體安全運動的。爲了爭取這一統一戰線的實現和加強集體安全運動的力量，蘇聯曾經參加了它所一向反對的國際聯盟，曾經同法國和捷克締結了軍事互助協定，特別是曾經在外交上、精神上乃至物質和人力上積極援助了中國、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侵略的革命戰爭。

但是當時在張伯倫達拉第領導之下的英法美帝國主義和平集團，被他們的頑固的反蘇反共的階級成見所朦蔽了，他們沒有能够認識蘇聯及各國人民及被壓迫被侵略民族與他們的利害一致性，因而就一貫採取了犧牲弱小國家、縱容法西斯侵略和策動反蘇戰爭的罪惡政策。結果，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的抗戰被葬送了，奧地利捷克和阿爾巴尼亞的獨立被犧牲了，法蘇法捷的互助公約被撕碎了，蘇聯爲了自衛和打擊英法帝國主義的反蘇陰謀，就被迫同德國法西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英法挑動反蘇戰爭的陰謀沒能成功，而爲英法所豢養起來的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却倒轉頭來向英法開刀了。本來，法西侵略者的侵略鋒芒，一向是朝着容易到手的方向進行的。

這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在這次大戰的第一階段，客觀的形勢是很有可能結成堅強的反法西斯侵略陣線以阻止戰爭的進一步發展的，但是以張伯倫達拉第爲首領的英法反動統治階級主觀的反蘇反共企圖，破壞了這種可能的實現，拒絕締結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終於導致了一九三九年九月間歐洲大戰的爆發。

在拒絕了可以有效的制止法西侵略的蘇聯的建議之後，因德國侵略波蘭而引起的英法對德的戰

爭，乃是英法爲了保持其帝國主義利益而不得不進行的戰爭，除了保障其帝國主義利益之外，在這戰爭中英法沒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而爲了要達到這一目的，牠們甚至不惜把全歐洲的國家都捲入戰爭的漩渦，並在國內對人民逐漸推行與德義日相同的法西斯統治。因此，這時英法所進行的戰爭，在實質上是和德國法西斯所進行的戰爭相同的。都是帝國主義的戰爭。

而且就是在戰爭已經開始進行的時候，英法帝國主義也還沒有放棄挑動反蘇戰爭的最後企圖。在波蘭戰爭結束到斯堪底那維亞半島戰爭的爆發，爲了企圖重組反蘇戰線，這中間德法前線曾經停頓了將近七個月，同時英法則更在芬蘭製造反蘇戰爭，在全世界挑動了反蘇的浪潮，甚至不惜犧牲波蘭，以期達到聯合帝國主義一致反蘇的目的。這就更進一步證明了英法帝國主義進行戰爭的反動目的，暴露了牠們在反侵略的大吹大擂的宣傳背後的卑鄙企圖。

可是在蘇聯一方面呢，牠在粉碎了帝國主義所企圖策動的蘇德戰爭和曾經策動起來的芬蘭反蘇戰爭之後，就堅決地保持了牠的超然中立的政策，同時則加強了對於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援助，這主要的就是牠對中國抗戰的積極援助。不錯，在這期間，蘇聯同德國曾經維持了比較對英法更正常的關係，但這完全是由於英法繼續策動其一般的反蘇陰謀所造成的，而決不是由於英法美反動資產階級及中國反蘇反共頑固派所宣傳的什麼蘇聯已經實際加入了法西斯軸心。而且就是在這時候，蘇聯對德國法西斯蒂也決不會稍假辭色。牠會出其不意地出兵收復了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的領土，解放了當地的千多萬的人民，而這些地方和人民却是希特勒所認爲已經到口的食物；牠會強迫德國承認蘇聯收回比薩拉比亞的失地，強迫德國放棄對於波羅底海三小國的干涉；而最後，則積極支持了保加利亞特別是南斯拉夫反軸心的鬥爭，並堅決阻止了德國法西斯假道土耳其進攻近東的企圖。

因此，可以說當時蘇聯無論對德義或對英法，都會維持了嚴格的中立態度，而對於一切危害蘇聯的圖謀和侵犯弱小國家的行動，蘇聯都會給予堅決的打擊和嚴厲的譴責。這樣，一方面英法美（現在是英美）民主的帝國主義集團和德義日法西斯的帝國主義集團進行着決死的戰爭，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蘇聯則超然於世界戰爭的漩渦以外並積極支援一切反侵略的鬥爭，這就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階段的基本特徵。

事實的發展證明：蘇聯不僅代表了蘇聯自身的利益，而且是代表了全世界大多數人類的利益的，不僅為保衛蘇聯自身的和平而鬥爭，而且一貫為保衛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的和諧，為爭取全世界規模的真正和平而不斷鬥爭着的。因此，當英法帝國主義拒絕了蘇聯的時候，也就正是帝國主義戰爭必將爆發的時候，而沒有蘇聯的參加或支持的戰爭，自然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成其為真正的反侵略的戰爭的。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性質的變化

其次我們再來看：德蘇戰爭怎樣成為大戰性質的轉變的關鍵。這也還是應該從兩個世界的存在及三個集團的對立情勢來說明。

根據前面的分析和敘述，我們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環境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國際環境，一個最基本而且顯著的不同點，就是佔世界六之一的社會主義蘇聯的存在。這一特質的存在，曾經嚴重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過程。具體地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蘇聯的存在，牠的戰爭性質自爆發至結束大致上始終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中間沒有發生過何種

實質上的變化；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蘇聯的存在，就發展成爲幾個不同的階段，而且每個階段中又構成了異常錯綜複雜的局面。現在戰爭已經經過了兩個階段，目前正處在牠的第三階段中。在這個二次大戰的第一階段中，一方面由於蘇聯的存在，鼓舞了而且實際幫助了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鬭爭和戰爭，並積極推動了全世界（包含一部份要求和平的帝國主義國家在內）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綫；可是另一方面，同樣也是由於蘇聯的存在，却又引起了帝國主義國家對於革命的恐怕，因而不願決心和蘇聯合共同制止法西斯侵略的擴張，反而積極策動帝國主義反蘇的統一戰綫。這就形戰了這次戰爭第一階段之帝國主義戰爭的片面性和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存在這兩個特徵。

但是，如前面所說，在戰爭第一階段時，帝國主義的矛盾是超過了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矛盾的。因之，英法美帝國主義因堅持反蘇成見而拒絕締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綫，結果並未在帝國主義之間結成共同的反蘇陣綫，反而是加速促成了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的爆發，這就是一九三九年九月間所開始的英法波對納粹德國的戰爭。可是由於蘇聯的存在和繼續壯大，帝國主義之間無論如何還是不能放心大膽去進行自己的戰爭的。因此從戰爭開始的那一天起，從事戰爭的雙方就都存在着反蘇的暗流，而蘇芬戰爭的發生就是在英法策動之下的反蘇暗流的暫時的表露。但在蘇聯的強大力量的打擊之下，芬蘭白衛軍的挑戰被粉碎了，暗流終於還是恢復爲暗流。而蘇聯則堅持其和平中立的政策並繼續領導着更單純化了的反侵略的統一戰綫。這就比較固定地形成了此次大戰第二階段中兩大帝國主義互相撕殺而社會主義蘇聯超然於戰爭以外並積極援助了一切真正反侵略的鬥爭和戰爭——這一基本的特徵。

赫斯的『反蘇攻勢』的失敗，說明了帝國主義戰爭進行了兩年的結果，是把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鴻溝劃得愈加深了，牠們已經沒有在反蘇目標上取得一致的可能；同時另一方面，德國兩年來無往而不勝的自滿及蘇聯對於德義進一步侵略行動的妨害與干涉，却又使得希特勒發生了先解決蘇聯然後再解決英美的雄心。於是就爆發了德蘇戰爭。既然希特勒敢於與全世界為敵，既然德義日法西侵略集團一方面威脅着英美的存在和霸權，另一方面又威脅着社會主義蘇聯及一切和平中立國家和民族的自由生存，則英美集團和社會主義蘇聯集團以及各國人民與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國家民族之間結成共同的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自然便完全可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了它的新的第三個階段。

假如說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就是二次大戰由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的信號，那末，德蘇戰爭的爆發却就是二次大戰第二階段進入第三階段的關鍵了。而不管是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也不管是德蘇戰爭，兩者都會對世界戰爭的性質的轉變起着巨大的決定作用的。

然而一切這種戰爭性質的轉變為什麼會成為可能的呢？這種轉變，它有着怎樣的理論根據和歷史根據呢？

列甯在其『論尤尼烏士之小冊子』一文中，曾經對這一問題給與了輝煌的解答。他說：

『馬克想主義辯證法之基本原理，是認為：自然界和社會界一切界限都是相對的和變動的；沒有那一種現象，社會，不能在某種條件下變為自己的相反方面去，民族戰爭有可能變為帝國主義戰爭，反之，帝國主義戰爭也有可能變為民族戰爭。例如：法蘭西大革命之戰爭，開始本是民族的戰爭，而且曾是民族的戰爭，這些戰爭曾是革命的，因為這些戰爭之進行是保護

大革命的而對付反革命君主國之聯盟。然而，當拿破崙已成立法蘭西帝國並奴役歐洲許多早形成的、巨大的、富有生氣的民族國家時，法蘭西的民族戰爭，便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帝國主義戰爭本身又產生了一些以反對拿破崙帝國主義為目標的民族戰爭』。

這就是說，在某種條件之下，戰爭性質的轉變是完全可能的。列寧接着又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來解釋這一問題。他說：

『如果指望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即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會轉變為民族戰爭，那是極難設想的，因為代表向前發展趨勢的階級，乃是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在客觀上是趨向於將這次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的；其次，還因為兩個聯盟雙方的勢力並沒有很大的差別，財政資本到處都已造成反動的資產階級。然而，決不可以說這種轉變沒有可能，因為：如果歐洲的無產階級忽然陷於無力的地步至二十年之久；如果這次戰爭之結果，將是拿破崙式的勝利而使許多富有生氣的民族國家陷於被奴役的境況；如果歐洲以外的帝國主義（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也例如由於日美戰爭之故，竟能再支持至二十年之久，而不過渡到社會主義；——那末，在歐洲也許會能發生偉大的民族戰爭。這就等於使歐洲倒退幾十年，這是不可指望的，然而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以為全世界的歷史總是一帆風順地和整整齊齊地前進着，而不會有時也發生大步後退的情形，那是不合辯證法的，不合科學的，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

根據列寧的這一段說明，我們來看看這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展的具體情形。前面已經指出過：在這二次大戰的第一階段的時候，國際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超過了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

的，因此一部份要求保持現狀的帝國主義，有可能參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可是同時英法當時的統治階級代表主觀上又固執着狹隘的階級成見，堅持其一貫的反蘇政策。因此，在當時說起來，那時戰爭的發展前途可能有三個：第一個是蘇聯、各國人民大眾，各被侵略國家民族和英法美帝國主義集團結成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結果一定是如果不能阻止世界規模的大戰的爆發，至少也可以很快解決德義目的法西斯侵略集團，而當時，阻止侵略戰爭的蔓延和拖延大戰的爆發是完全可能的。各國的人民革命力量及被壓迫侵略民族的革命戰爭也可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這是一個頂好的前途。第二個可能，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爆發，蘇聯超脫於戰爭之外積極準備自身的實力並極力支持被侵略國家的反侵略戰爭。這就是戰爭已經實際經歷的發展前途。另外還有一可預壞的可能的前途，這就是兩大帝國主義集團結成反蘇統一戰線，一致向蘇聯進攻。在當時這種發展前途的可能是很少的，然而却決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蘇聯的力量當時不够強大，或是如果無產階級國際政黨及蘇聯採取了錯誤的政策，這種可力性就會增大。

事實發展的結果是，當蘇聯感覺到爭取第一個前途已不可能，而第三種最壞的可能前途又嚴重存在着的時候，蘇聯就毅然決然同德國締結了互不侵犯協定，而把戰爭的發展推向到第二種可能前途上去。

當着世界大戰進入第二階段，帝國主義互相撕殺和社會主義蘇聯超脫於戰爭之外的形勢造成之後，世界戰爭又是循着另外三種可能的前途向前發展的：第一種可能是一方面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堅持互相消耗，同時另一方面，超脫於戰爭之外的蘇聯和世界人民及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力量日益增大，最後以蘇聯為領導的世界革命力量完全超過或差不多超過了帝國主義聯合的力量，則很快就可

以把戰爭推進到革命與反革命最後決戰的階段上去。這是頂好的一種前途。第二種可能是在某帝國主義集團嚴重妨害了蘇聯和平中立政策的條件之下，使蘇聯不得不與另一帝國主義集團互相合作，聯合反對威脅蘇聯的那一帝國主義集團（這最大可能自然是德義日法西斯侵略集團）。蘇聯這時並可號召全世界的人民及民族國家協力反對擾亂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各國人民革命力量和各民族革命力量也可在這種情形之下取得進一步的發展。第三種可能，也即是最壞的一種可能，就是帝國主義重新和好一致，共同反對蘇聯。在兩大帝國主義集團鬥爭異常尖銳的條件之下，這最後一種可能的實現性本來是頂少的，然而現在也還不能說是完全不可能。

事實發展的結果是，當德國感覺到戰爭的長期化已無可避免，同時又感覺到讓蘇聯長期處身戰外將來難免造成第一種前途的時候，德國法西斯蒂便對蘇聯採取了突然的進攻，蘇聯就決然地担負起了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領導責任，並號召全世界集中一切力量摧毀人類死敵——德義日帝國主義法西斯侵略集團，而把戰爭推向到第二種可能的前途上去。

可是有那些具體條件可以說明德蘇戰爭爆發之後，世界戰爭的性質已由帝國主義間互相撕殺的反動戰爭轉變為法西斯侵略陣線與反法西斯侵略陣線的戰爭了呢？

這第一是根據着蘇聯本質本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蘇聯是全世界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社會主義乃是代表人類社會進化的最高階段的社會，就是說，它是代表了整個人類的利益的。因而反對蘇聯的戰爭，就必然是反人類利益的戰爭，必然是非正義的反動的戰爭，反之，一切直接間接有利於保衛蘇聯的戰爭，也就是保衛人類利益的戰爭的一部份，必然是正義的反侵略的戰爭。

第二是根據着自從一九三一年（遼東「九一八」事變）二次大戰開始以來，蘇聯一直是始終不

懈地爲保障世界和平、保護全世界大多數人利益而鬥爭的。在戰爭第一階段，它曾號召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保障和平的統一戰線，積極支持了中國、阿比西尼亞、以及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侵略的革命戰爭，並參加了國際聯盟，與法捷締結了互助協定，反對了英法美等帝國主義犧牲中國、阿比西尼亞以及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在戰爭第二階段，蘇聯曾經繼續積極進行了它的援華政策，曾經乘德國法西斯蒂無暇他顧的時機，解放了白俄羅斯、西烏克蘭、波羅底海三小國和比薩拉比亞的近三千萬人民，並曾多方阻止帝國主義戰爭在巴爾幹及近東方面的擴大。蘇聯這些具體的爲世界和平爲人類利益而不斷鬥爭的事實，就使蘇聯實際上成爲世界和平及正義而鬥爭的惟一領袖，而當世界戰局重心由英德戰爭轉換到德蘇戰爭方面來了之後，這一戰爭自然就成爲反法西斯侵略的正義戰爭，其他戰爭的成份就都成爲附帶的無足重輕的東西了。

第三是根據着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英美對德義日的矛盾大大超過了英美對蘇聯的矛盾，而當英美在反對德義日法西斯侵略者這一點上，同蘇聯完全一致的時候，英美對德的戰爭自然也就改變了它的性質，而變成了以蘇聯爲領導的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一部份。

第四是根據着德國法西斯蒂的侵蘇戰爭，乃是希特勒侵略戰爭的繼續發展，而且是其整個侵略計劃的一部份。因此，他並未放棄侵英侵美的企圖，而只是決定把這企圖的實現實行延後而已。這就是說，德國法西斯對英美的威脅依然還是存在的。而且二年來對德義戰爭的教訓及蘇芬戰爭的結果，也使得英美痛切認識了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危險性及反蘇戰爭的難獲結果，現在更認識了希特勒企圖一舉擊敗蘇聯然後回師攻擊英美以獲得世界霸權的預謀。因此，英美才不能不放棄了過去的反蘇政策而表示積極支持蘇聯的抗德戰爭。因此，英美今天在進行的對德義的戰爭已經不單純地爲

了其帝國主義利益，而且也是爲了世界人類的利益了。這樣，戰爭的性質也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第五是根據着二年來的帝國主義戰爭中，英法雖也曾使許多小國捲入了戰爭的漩渦，但卻都是直接遭受了德義法西斯蒂的蹂躪和壓榨。這就逐漸引起了全歐洲人民對於法西斯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因而西歐大陸戰爭末期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積極反對德義法西斯侵略的鬥爭，決不是偶然的，而正是這一情勢發展的結果；同時蘇聯的積極援助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反對德義的鬥爭，也決不是偶然的，正是由於認識了這種鬥爭之反侵略的意義。因之，戰爭局勢的發展已漸漸溢出了帝國主義爭奪霸權瓜分領土的範圍而趨向保衛國家民族自由方面了。德蘇戰爭的爆發就剛好完成了這一趨向，而使整個戰爭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但是這決不是說，英美現在已經完全放棄了其自私的帝國主義企圖。完全不是這樣。我們早就說過，英美之參加與蘇聯一致的反德義法西斯侵略的戰爭，主要還是爲了其自身的帝國主義利益，而且英美政府當局，直到現在還保留着大批的頑固反蘇份子。在這種情形之下，關於組織反法西斯一戰線及反法西斯戰略的配合等等問題，英美同蘇聯間的紛歧是不可避免的。譬如目前英美在遠東對日的妥協談判，就正是自私自利的帝國主義劣根性的露骨表現。這種行徑是決計得不到蘇聯的贊許的。這樣，一方面要和蘇聯結成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與蘇聯共同進行反對德國的戰爭，另一方面又要保留其反蘇的成見，並圖對法西斯集團中之一份子的日本進行綏靖政策，就正是目前英美帝國主義在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兩面政策的表現。

可是不論如何，這一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時期決不會是很短的。由於世界戰爭的長期化，反法西斯統一戰綫也必然是長期的。因此，目前還不過是這一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的開端而已。在這長期間的

共同的鬥爭中，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綫，是應該而且可能取得更進一步的鞏固與開展的。

根據目前的情形看來，世界戰爭的趨向大致是朝着這樣一個勢發展的，就是在整個世界戰爭的時期，英美同蘇聯始終合作到底戰勝德國，戰事結束以後，歐洲的許多國家所建立的政權將是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的政權，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大概這是英美帝國主義所可以容忍的。接着很有可能蘇聯和英美還可有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和平相處的時期，以便從事戰後的休養生息。這也正是目前全世界人民及蘇聯努力爭取的前途。

但是英美政府中反蘇份子的繼續任職及其反蘇成見的保留，也有可能把這一趨勢行向共同反蘇的歧途，就是當着蘇聯力量逐漸壓倒德國，納粹在歐洲的統治已發生根本動搖的時候，英美也有可能倒過頭來聯合德義共同進攻蘇聯。這一趨勢很有可能被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利用了去，以便繼續威脅英美可是如果這一可能不幸實現，那時蘇聯必然要在歐洲掀起無產階級革命的浪潮，並在各殖民地附屬國家號召民族解放的運動，以便根本摧毀製造戰爭的資本主義機構。不過，一般說來，這一種可能的前途無論對蘇聯或對英美都是比較不利的，對英美的害處尤其大。

當上述一種可能向前發展時，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可能產生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希特勒對蘇聯知難而退，蘇聯爲了避免帝國主義反蘇的聯合陣線，則相當有利的條件之下重新恢復其超然中立的政策。那時對於英美的反蘇政策將是非常嚴重的打擊。

四 關於中國抗戰會不會變質的問題

顯然中國一部份頑固份子，就是根據着對於蘇聯抗德戰爭之偉大意義的否認，就是根據着對於

德蘇戰爭之前和德蘇戰爭爆發之後世界大戰性質的轉變的抹殺，而為中國過去的親帝政策作辯護，並咒罵從前批評親帝政策的人們的。而大多數人對於過去的中國抗戰變質問題的模糊，都還是由於對於中國抗戰本身的不理解。因此我覺得，在討論一般戰爭性質的轉變問題的時候，這一問題也有加以解釋的必要。

自然，誰也不會否認中國四年抗戰的偉大意義，特別是由於中國抗戰不但在遠東起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對世界局勢的變化也起了偉大的作用，就使得我們覺得更足以自傲。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曾經對抗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堅持抗戰達四年之久，只有中國的抗戰四年來不曾因國際戰局的變化而發生實質上的變化，而現在，中國抗戰就在遠東反法西斯侵略統一戰線中取得了一個決定的地位。

然而中國抗戰之能有今日，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這不但由於中國千百萬軍民在抗戰中的巨大犧牲，不但是由於大多數民衆不怕忍饑挨寒地把自己的人力和財力供獻給了國家，支持了抗戰，而且也是由於因了人民的堅決反對使中國始終未能走上與任何帝國主義聯盟的道路。假如二年以前我們同英國聯盟了，我們的抗戰早已犧牲在張伯倫在遠東的慕尼黑政策之下；假如半年前我們真的實行了ABC政策，那我們便早已為美國對日的綏靖政策所賣了。因為事實上英美會不止一次地企圖停止中國的抗戰以討好日本，這一問題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難以理解的倒是：為什麼今天蘇聯同英美聯盟便是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而過去中國要同英美聯盟却反是會使中國抗戰變質呢？這正是中國的反共頑固份子所據以抨擊反對親帝政策的人們的要點，也正一般人所難以理解的。

對於這一問題，我的意見是這樣的：

第一，現世界存在着兩個根本不同的世界，一個是代表着進步，光明和人類幸福的新的社會主